

是紅的吻

蘇平航

PDG

内 容 简 介

州长夫人吉莉是个非常淫荡的女人。为了实现当第一夫人的梦，她表面装出正经女人模样，但背地里却与亿万富翁朱尔斯暗租公寓，长期偷情。朱尔斯是个情场老手，在勾上吉莉之前，他早已与州长的女儿和吉莉的秘书有染。现在，他又迷上了一位姑娘，并准备抛弃吉莉。一日，两人欢娱完毕，朱尔斯忽遭暗杀。凶手是谁？身在现场的吉莉茫然不知。为了保住名声，她悄悄逃出公寓。但他俩化名租房之事早已被警方掌握。警长来向吉莉了解情况，立即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为了拉拢警长，吉莉不顾门第悬殊，以媚惑之。警长也不愿放过送上门的绝色，于是两人明来暗往，极尽鱼水之欢。其实对吉莉的外貌，州长哈尔蒙一清二楚：他从一开始就包了暗探，专门打探吉莉的私情。不料暗探忽然遇害，从他的保险箱里搜出州长签署的心和自票。于是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吉莉一口咬定州长出于嫉相爱，情敌朱尔斯置于死地；州长则声称有证据证明凶手是吉

他山。究竟为何人所杀？暗探又死于谁手？这扑朔迷离的尔蒙是个出人意料的结局！读完这部无情揭露美国上层社会：活、尔虞我诈和虚伪透顶的人际关系的力作，读者自会我的案。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幽会	(1)
第二章	猝死	(13)
第三章	春心	(24)
第四章	初恋	(29)
第五章	惨剧	(37)
第六章	警长	(47)
第七章	侦查	(60)
第八章	历险	(75)
第九章	野遇	(85)
第十章	海难	(97)
第十一章	隐私	(110)
第十二章	罪过	(127)
第十三章	复苏	(145)
第十四章	钟情	(156)
第十五章	厄运	(172)

第二部

第一章	狂儿	(186)
第二章	偷欢	(203)
第三章	探秘	(209)
第四章	悲伤	(232)
第五章	情海	(241)
第六章	忧烦	(241)
第七章	狠毒	(271)
第八章	突变	(272)
	真相	(291)

第一部

第一章 幽会

他们俩站在顶楼公寓的花园阳台上，眺望对面的纽约港。来参加建国200周年庆典的30个国家的225艘彩船停泊在港内，船体、桅杆和帆桁上的无数灯火将全港照得通明。

“这些神话般的船队就象是从《天方夜谭》里直接开出来的一样。”吉尔伯塔说。

“真令人惊讶不已。”朱尔斯用他雄浑的声音说，声音里带有浓厚的新英格兰口音。

“这使我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自豪。”她热情地补充道，“许多人都说我们永不会再从过去十三年来的混乱中恢复过来——谋杀、种族骚乱、青年的反抗、经济萧条、水门事件——但是，这200周年庆典却正是国家用以恢复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良药。我国人民又成为一个大家庭了，彼此相亲相爱，对可爱的美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他温柔地笑了，把手放在她的后腰上，轻轻地抚摸着她丰腴的臀部。“你说话就象一位政治家，事实上就象你的丈夫哈尔蒙。你大概是在操练你明天要在市政厅所做的演讲吧？”

“是的。但这不是一般政治家停留在嘴边的漂亮话，而是我的肺腑之言。”她把手伸到背后，抓住了他抚摸的手。“可

你总是分散我的注意力。”

“你想要我不再分散你的注意力了吗？”

“不，不，绝没有这个意思。”她转身向着他，双手搂着他的脖子，柔软的腹部紧紧挨着他的身子。“爱国主义总使我来劲……朱利，我们进去吧。马上！”她媚笑道。

“我很高兴。但你得等我一分钟。我需要马上打个电话。这是涉及一笔土地交易的事，我想马上定下来。你的弟弟特里答应争取到他的好朋友爱达荷州的一位参议员的支持。”

朱尔斯·马斯顿常被他的好友和同事戏谑地称作“土豆国王”。他是马斯顿股份公司的主要股东。该公司是一家联合大企业，控制了美国一半以上的罐头和冷藏蔬菜的生产。他人有些瘦，但肌肉发达；满头黑发衬托着一张红润漂亮的面孔。他虽已四十五岁了，但样子却显得很年轻。

吉尔伯塔叹了口气。“特里离不开政治就象癞蛤蟆背上少不了肉赘一样。他还很年轻，为什么逼得那么紧？如果他停止干预别人的事——象你这件土地交易——而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竞选参议员上面，他也许还有机会在十一月同哈尔蒙的人普雷斯科特来一场竞争。”

“听你的口气你好象反对哈尔蒙一样，吉莉。只要他支持普雷斯科特，特里就不是普雷斯科特的对手。”

“不是这么回事，朱利。也许我得承认哈尔蒙是个州长，但他过分沾沾自喜，他的傀儡普雷斯科特算不了老几。此外，我不希望德·彼尔斯家族的人在竞争中被人击败。失败并不是罪过，关键是如何失败。”

朱尔斯笑了。“我的姑娘，别为特里·德·彼尔斯烦恼。他是吉米·卡特阵营里招人喜欢的人。他同乔丹和鲍威尔的关系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但没有你这么受欢迎，朱利，”她说，话语中流露出无比的怨恨。“你们所有的乡下佬都很团结，是吗？”

“听我说——别贬低卡特，也别低估他。他那帮来自南方的兄弟们想要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他们都是土包子，以使他们的对手以为他们不堪一击。但等他们的对手醒悟过来的时候，已被打翻在地了。”

当他们拨开挡着通向阳台的滑动玻璃门的帷幕时，吉尔伯塔眯眼对着卧室里炫目的灯光。“真幸运，我们这幢楼比周围的任何建筑物都高，要不然的话，只要我们住在这里，我们的邻居就真可以象看荧光屏一样看我们了。”她说。

她走到特大号的床前。床上的一切都乱七八糟的。那是他们刚在上面翻滚过的证明。

“我要用一下书房里的电话。”他告诉她。

“不准我偷听吗？”她笑嘻嘻地说。

“说实话，不准。”他一下子严肃起来。

吉尔伯塔的眉毛往上一挑。“在中央情报局干过的人就象豹子一样，永远也改变不了身上的斑纹。好吧，亲爱的，你到书房里去搞你最后一次阴谋吧，也许我要用这部电话和哈尔蒙通话。”

她坐在床上，看着他离开房间。他宽阔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大摇大摆走路时臀部扭动的样子都使她心里痒痒的。

“一只神气的公鸡。”——这是对朱利最准确的描绘，她想。她淫荡地笑了。她站起来取香烟，当走近梳妆台时，她看了看她镜中的模样。

象她的情人一样，吉尔伯塔·德·彼尔斯看起来很年

轻，根本不象三十五岁的人。她有严格的生活规律，长期坚持打网球、高尔夫球、游泳。这使她始终保持着漂亮的身段。如果照“性感”一词的字面意思说，她算不上性感女人——她的乳房和臀部都不大，但男人们发现她苗条、匀称的身材和充满欲望的五官特别有吸引力。最迷人的地方是她白嫩的面上那对大大的紫罗兰色眼睛——这同她短短的乌黑头发形成对照。她的眼睛，象一首古老的民歌所说的那样，能引得一群群害相思病的男子“从天花板上跌进屋来”。

吉尔伯塔对自己的模样十分满意。她走回来躺在床上抽烟。“我的酒杯真是满意了。”她想着。她闭上眼，沉入甜美的回忆之中。

吉尔伯塔1941年生于一个百万富翁的家庭，可以说一出生嘴里就含着金块。她的曾祖父拉尔斯·德·彼尔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科罗拉多州一座不起眼的小城——银城开了一座矿口，开采含有铅和银的黑金刚石矿，从而聚下了大笔财富，她是财富的继承人。当德·彼尔斯的采矿及发展联合公司最终落入能干的吉尔伯塔手中的时候，家族的帝国已发展到养殖业、铁路、石油和铀这些大不相同的领域。

她并不是弱不禁风的富家千金。对于自己的相貌，她有着客观的认识。她也可能生就一副难看的样子：对对眼，罗圈腿，然而她比较幸运，没有。她身材苗条、面庞姣美，真是天生的美人儿。十二三岁时她就加入了纽约阔佬的行列，乘喷气式飞机作环球航行，穿梭往返于伦敦、巴黎、罗马、摩纳哥、阿尔普尔科、巴哈马群岛之间，卷入无数次难解难分的爱情纠葛。后来，她做出了一件令她的亲戚朋友不敢相信的惊人之举：突然退出社交漩涡，同一位来自丹佛的，默默无闻的律师

结了婚。他就是哈尔蒙·克林顿，一个有个十三岁的女儿的鳏夫。

“究竟是什么鬼让你干出这种事来，吉莉？”她的父亲特伦斯在她宣布她的婚约时问她。

她调皮地眨着眼，回答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还不是因为我打的赌引起的。”

“打赌？打什么赌？”

“我同戴安娜表妹打赌，我可以随便选什么人结婚。不管这人多么不起眼，多么平常，多么乏味，我都可以让他出名，让他吸引人——你知道皮格马利翁^①吗？我就是皮格马利翁的反面。”

“简直是荒唐！”她母亲叫了起来。“特伦斯，你要赶快采取措施制止她这样胡闹！”

父女两人都大笑起来。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你说两条看看。”他问道，“你我难道还不知道当吉莉决心要做某事的时候，就是爆炸一颗氢弹也不能使她让步吗？你对这事认真考虑过吧，吉莉？”

“当然认真考虑过。”

“但是哈尔蒙·克林顿……我承认他是个正派人，是个公正的律师，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他并不怎么出名。他的长处好象只是充当宴会主持人。听说他讲话比较风趣。”

“他的长处正是善于词令。”吉尔伯塔说，“有一次我听他在妇女选举联盟会议上讲话，他雄辩的口才使我想，如果他竞选什么席位，房间里没有妇女会不投他的票的。他是天生的演说家，这就是说，他是天生的政治家。有吉莉当他的助

^①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王，他热恋上了自己雕刻的少女像。

手，他一定会所向披靡。”

“这就是你嫁给他的动机。你打算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妻子？”

“不仅是政治家的妻子，而是白宫首脑人物的妻子。人们都说金钱就是权力。我可不这样看。现在只有成了国家的掌舵人才算有权力。假如条件成熟了，我自己也想试一试，但我们国家的气候还不适宜产生一位女总统，所以我只好委屈求全。看看人家约翰逊夫人，他们是生意帝国的智囊呢。我敢打赌，她实际上是掌握实权的幕后指挥。”

她的父亲摇头大笑，对他妻子说：“林达，我们女儿的抱负不算小啊……吉莉，虽然我不愿伤你的心，但还是不得不说句老实话。象哈尔蒙这种丹佛的二流律师要想成为美国总统简直等于火中取冰。”

吉尔伯塔笑了。她拍拍他的脸颊：“爸爸，人们也是这么说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独立市的二流服饰商的，可他后来成了美国总统，这就是杜鲁门。”

吉尔伯塔·德·彼尔斯1966年成了吉尔伯塔·德·彼尔斯·克林顿夫人。根据拉尔斯·德·彼尔斯家族的传统，家族所有的子孙都要始终保留家族的姓。

凭借德·彼尔斯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吉尔伯塔雇了一群人数不亚于肯尼迪家族竞选班子的人马来负责写演讲稿和制造舆论），哈尔蒙竞选上了州参议员。1972年同一班人马通过天花乱坠地鼓吹人权、美国从越南撤军、社会改革、提高最低工资线、男女平等等等，又把他推上了科罗拉多州州长的座位。哈尔蒙告诉他选区的选民们：“大家别忘了，是我们高尚的科罗拉多州最先给予妇女选举权！”

进入州长官邸的第一天晚上，吉尔伯塔同哈尔蒙在巨大的华盖笼罩的床上尽情地欢乐。

“我敢打赌，你从未想到你今天能同科罗拉多州的州长交欢。”他不无得意地说。

吉尔伯塔重重地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住嘴，你那张嘴巴需要用肥皂洗一洗。”然后她颇自负地说，“事实上我还想有一天同国家总统交欢呢！”

哈尔蒙感动得把她紧抱在怀里狂吻……

“我今天还在盼望着那一天呢，”她自言自语地说，从梦幻中醒了过来。她熄灭了烟，走下床，赤脚走到门口。“嘿，朱利！”她朝大厅里喊道，“打什么鬼电话，半个钟头了都还没完！”

“耐心一点吧，乖乖，如果你等不及，就自个儿干吧。”

“去你的！现在你很有耐心了。”

她气愤地走进洗澡间里用玻璃分隔开的淋浴室。她调了调龙头，流出不冷不热十分舒适的温水。她把龙头开得大大的，让水象针一样从喷头直射出来。她正对着水叉开腿，挺着胸脯，双肩后收，尽情地让水冲洗。本能的快感使她颤抖。对吉尔伯塔来说，洗澡完全是一种享受。

当他走进洗澡间，打开淋浴室的门时，她正在用清水冲洗。

“亲爱的，再进来一个人行吗？”

“不行！”

“不，恰恰相反，我要进来。”

“那你要先求求我才行。”

“你要怎样就怎样，宝贝。”他跪下求她，嘴紧贴着她。

2050 7A
1118

吉尔伯塔呻吟了一声，头向后仰，用力靠在瓷砖墙的支架上以免滑在地板上。朱尔斯站起来，用双臂抱起她，回到了卧室。

“你就象个布娃娃一样，没有骨头。”他笑嘻嘻地说。

“我感到一身都酥软了。”

他把她放在床上，倒在她的旁边。“要支香烟吗？”

“暂时不要，我还没有力气拿住烟。”

“那你就分享我的。”他点燃一支，抽了一口，伸到她的唇边。

吉尔伯塔吸了一口。她从狂迷中清醒过来。“你的电话打得怎么样？”

他耸耸肩。“我们会把一切都弄好的。”

“你说的‘我们’是谁？”

他笑了。“你没听到吗？好奇心会憋死小猫的。”他伸过手，捏她的鼻子，“小猫！”

“嗨，你给哈尔蒙打了电话吗？”他突然转换了话题。

“对了，我暂时没打……我改变了主意。他也许睡得早。明天对他来说将是十分紧张的一天。200周年的庆典在科罗拉多州比在其它任何州都更隆重。毕竟这是我们州的一百周年纪念。哈尔蒙许下诺言至少要参加十个不同的庆祝会。”吉尔伯塔说。

“说到庆祝会，你的讲稿准备好了吗？”

“昨晚就准备好了。”吉尔伯塔告诉他。

“给个样稿我看看好吗？”朱尔斯问道。

“你明天就能得到全文。你要参加吗？”吉尔伯塔一双光闪闪的眼睛看着他。

朱尔斯笑笑说：“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顺便提一下，阿尼塔也许会告诉你我今天早上在埃塞克斯饭店给你打了个电话。”

“你在那儿打了电话给我？”

“我原以为你会很早就到，结果你一直没露面，我很担心。但别着急。我告诉她我祝愿你演说成功，如果你有时间，就给我打个电话。另外，她究竟在那儿干什么？我记得你告诉我她今晚要乘飞机。”

“她和珍妮特想买点东西，所以她们昨晚就住进了那个地方。她们今天早上在那里等我。”

“天哪，吉莉，你说你到什么地方去过？”

“我在小屋里，擦白我的牙齿。”

“你想阿尼塔会相信吗？她的头脑可不简单啊。”

“她会相信的，她是最知心的朋友。”

阿尼塔·撒切尔是吉尔伯塔·德·彼尔斯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读书时同寝室的同學。整个大学期间她们都十分要好，毕业以后仍保持着深厚的友情。撒切尔家族的社交圈子同德·彼尔斯家族的社交圈子不同——阿尼塔的父亲只在利德维尔有一家小小的铅管工厂——但吉尔伯塔一家把阿尼塔当做他们第二个亲生女儿。当林达·德·彼尔斯和她的丈夫特伦斯指定他们的继承人当德·彼尔斯采矿及发展公司的经理人员时，小特伦斯成了总经理，吉尔伯塔成了行政副总经理。吉尔伯塔雇用了阿尼塔当她的私人秘书和陪同。

小特伦斯的气质一开始就同他的职位配不上。从大学时代

起他的主要兴趣一直是政治。他象他的姐夫哈尔蒙一样有一定的天分，他从公司辞职不到两年便在州立法机关赢得了席位。

“我总在想为什么阿尼塔至今还没有结婚。”朱尔斯说，“她很漂亮。虽然臀部肥大了一些，但十分性感。”

“她早在读大学时就发了誓不结婚，不生孩子。她小时候在家里吃尽了苦头。她家里经常吵架。她兄弟姐妹共有十人，父亲是个酒鬼，动不动就打他们和她的母亲。”

“太可怜了。”朱尔斯深表同情。

“可你别小看了她。阿尼塔决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她同我这种结了婚的女人一样尽情地享受着人生的快乐呢。”

“你是说她同哈尔蒙私通？”

吉尔伯塔撅起嘴。“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她的眉毛拧成一堆，思索着——“不，我不这样认为。阿尼塔对我十分忠实。她这样干我肯定会介意，我决不允许。而且你要知道，如果她和哈尔蒙闹出丑闻来，哈尔蒙的政治生涯就完了，至少会被罩上浓厚的阴影。不管怎么样，如果阿尼塔同哈尔蒙发生了关系，她迟早会告诉我的。很早以前我们就发了誓，不管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彼此都要把各自的秘密告诉对方。”

“嗯……”朱尔斯笑而不语。

“这是什么意思？”她用一只胳膊肘撑起来，注视着他。

他避开她的目光。“没有什么严重的事。你知道有个古老的笑话吗？‘世界上最大的三个谎言是什么？’回答：‘银行支票马上就寄到’，‘我保证信守诺言，亲爱的’，‘难道我会对最好的朋友撒谎，老伙计？’”

“嗯，有趣。”她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

他笑了，露出一口漂亮的白牙。他一把搂住她。“亲爱的，别说闲话了。”

“别闹了，朱利。今晚我不想再来了。”

“你又在开玩笑……你这时候的言语和行为一点也不象前一时刻的吉莉·克林顿了。”朱尔斯看着她取笑道。

这是真的，她得承认。因为这违背她的天性。她关上床头灯，仰面躺下，看着天花板，倾听着远处汽车的引擎声。

朱尔斯重新点燃一支香烟。“吉莉……阿尼塔知道我们的事情吗？”

她迟疑了一下。“我想不会吧。”

“你想不会！”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挖苦。“你是说你没有同你最要好的朋友讲真话？那沾着血写下的誓言到哪儿去了？”

“我不愿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私事，即使是阿尼塔也不例外。我同谁睡觉谁也无权过问。如果你同她先有过关系，那我就对她明说我们的事，没有必要再欺骗她，你懂吗？”

“我想是的。”朱尔斯点点头。

突然，吉尔伯塔一翻身坐起，问：“讲到欺骗，我再附带问一句，你觉得这幢大楼的管理人员会不会相信我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

“怎能不信？我签订了使用两年的这套最贵的公寓房的租约。”朱尔斯十分放心地说，一边伸手把她揽在怀里，象是抚摸着一只温柔的小猫。

“以阿兰斯基的名字签的租约？”吉尔伯塔问道，她一头蓬松的头发在朱尔斯怀里缠着。

“是的。他是最忠实的奴仆。你谈论友谊，这个人对我比我的两个兄弟还亲呢。他宁愿让人割掉舌头也不会说我的坏话的。”

“哦。”

“还有，每当我们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带来了一大堆行李，我们的仆人一周来三次。吉莉，瞧一瞧吧，我们可真是十分守规矩的夫妇啊。你就只管放心睡吧。”朱尔斯说着，手慢慢地滑开了吉尔伯塔光滑的皮肤。他睡着了。

然而吉尔伯塔却睡不着，她在床上翻来覆去。作爱和睡觉就象吃饭、呼吸一样是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可是过去一小时里她拒绝了两者，这是不祥之兆。

第二章 猝 死

当吉尔伯塔终于被睡意征服后，就象个死人一样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八点钟醒来时，她心里有种不是滋味的感觉。她身子一挺坐了起来。

“怎么回事？”她嘟囔道，瞧瞧自己身边。那地方仍清晰地印着朱尔斯的身形。他到哪儿去啦？

她跳下床来，披上一件栗色晨衣，柔软的面料显露出她那丰姿绰约的身体。她用手拢拢头发，来到外面阳台上，明媚的阳光刺得她眯起眼来。

朱尔斯远远地站在阳台的另一边，眼上套着双筒望远镜，身上只穿着一条虎纹赛马裤，那是他上次过生日时她送给他的。

吉尔伯塔走到他身后，吻了吻他的右肩：“早晨好，亲爱的！”

朱尔斯转过身来，放下望远镜：“你好，亲爱的。我起来时你可睡得真死。我想还是让你多睡一会儿，你今天还得大忙一阵哩。”

“多谢了。”她轻轻吻吻他的双唇，“昨晚我脾气不好，请别在意。”

他一笑置之。“正像我说的，我们就象一对老夫妻一样，对不起，亲爱的，今晚我头痛得很。”他戏谑道。

吉尔伯塔顽皮地拍拍他的脸颊。“这可不怎么光明正大

哟，我从不喜欢这样，所以，十之八九我是没这雅兴的。不过，你还是赚了一大笔吧。那可是实实在在的高比例呢。”

“又在抱怨了。我说，你倒真该来看看海湾里的这番盛况呢。”朱尔斯有些兴奋地对她说。

他俩靠在栏杆上，眺望海湾里那无以伦比的壮丽景象。排成一排的彩船，其壮丽雄伟的气势不亚于古代帝王出游，正准备从海湾沿哈德逊河逆流而上。

“瞧瞧那些帆船！”他叫了起来，“梅斯菲尔德号是什么样子？”他把望远镜递给吉尔伯塔，“看看那艘主帆上画有马耳他十字的船吧，那就是葡萄牙的三桅帆船，萨格莱斯2号。”

这些高大威武的船只沿哈德逊河上行，向乔治·华盛顿桥驶来。在它们的背后，一面比一个橄榄球场还要大、重约一点二五吨的星条旗从维拉扎罗—拉罗斯大桥上悬挂下来。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国旗。

朱尔斯·马斯顿是个热情的、劲头十足的航海爱好者。他能毫不迟疑地认出这225艘参加庆典的船中的每一艘船只。

“瞧见那艘智利的三桅船‘埃丝梅拉达’号了吗？阿连德总统被废黜之后，它被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当作一座政治监狱和刑讯室哩。”

吉尔伯塔厌恶地做了个鬼脸，“在我看来，真不应该邀请这艘船来参加象征人类自由的盛典。”

“有这种观点的人可不止你一个。不过，一艘船毕竟是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它不应当对它主人做的事负责，而且它的确漂亮极了。”

吉尔伯塔象是倒了胃口的孩子，一下对观船失去了兴趣，